

记韩紫石先生(代前言)

陈 毅

庚辰(一九四〇年)春，余游泰州，于李师广总座席上识陆小波君，复经陆介绍，与韩紫石先生通讯。韩先生手书一联见赠，联语为：“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书法以颜骨而兼欧法，八十高龄，握笔而有挺秀圆润之致，固难能而可贵矣。余旋以一联报之，联语曰：“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居问政，华夏有人。”余从军以来，每莅一地，辄乐与当地贤士大夫游，能纳交长者如韩紫石先生，固深以为幸也。庚辰夏，在苏南，某方以大军进逼，余不忍内战之衅启，乃率师渡江，期以和平手段解决内争。不料李守维辈，屡以大军逼我于江滨。韩紫石先生以在野之身，出而斡旋，彼此信使往返者再。迨后李守维违反民意，穷兵黩武，终于自殉。韩紫石先生力持正义，忠于谋国之孤心苦诣，竟为某方所不谅，余惋嗟者再。

是年冬，余移师海安，与韩宅比邻，斟酒论文，接席无虚日。以余不才，谬承推许。韩紫石先生复手书一联见贻，联语为：“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并谓余

曰：“贵军前在苏南，老朽仅闻盛名，而不深悉内蕴，故前联仅作泛泛语。今者目睹贵军所为，故联语较贴切实事。”紫老对某方破坏抗战团结，肆意制造摩擦内争之行为，盖有深慨焉。余秉承党中央加强国内抗战团结之政策，复于大小事务，征询紫老意见。紫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余亦言必信，行必果。彼此均有相从日浅，相知甚笃之感。

辛巳（一九四一年）春，苏北伪军蜂起，敌前进。紫老移家乡居，初以地方秩序必紊乱为虑，继见大军穿插敌后秩序井然，寇下乡必遭阻击，地方伏莽亦次第救平。紫老复专函致慰谢，谓“前年徐州撤退之际，敌寇及溃兵肆虐地方无宁日。今者大军进退，乡里不惊，村居安谧，足堪告慰。大军能临危不乱，老悖所深谢者也”。函中虽多溢美，使人愧难卒读，但紫石先生对新四军之希望甚殷，敢不拜勉。

辛巳秋，苏北行政委员会以紫石先生为抗战遗老，功在国家，决以年拨公粮若干，作家属赡养费。紫老复函致谢。于政府馈赠，或全收或半收。余亦深以敌后不适宜老人静养为虑，屡函请其北迁而不果。入冬，与黄任之先生商定，请紫石先生移家香港。某方公布于报端，遂泄事机。敌伪闻讯，追索急于星火，不幸遂陷敌手。敌伪以重兵围其家宅，紫老之自由丧失，忧愤之余，疾病随之。吁！可哀矣！

敌酋南浦旅团长，伪国府秘书长李士群，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联袂莅韩宅，企图逼降。经紫老严拒，敌酋气丧色沮，伪官亦腆颜自惭，乃以移家海安为请。敌伪以软化政策欲污清名。紫老厉声答曰：“垂死之人，不愿再见海安惨状！”敌伪无可奈何罢去，而武装软禁之势乃更剧烈。紫老之病遂笃，终于不起。易簧之前三日，展转以手书致余，仅

通知近况，无他语，余亦日夕以健康为祝。易箒时，紫老告家人曰：“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余开吊，违此者不孝。”言毕气绝。呜呼！此寥寥数语，固民族气节之最终表示，可质诸天地鬼神而无愧。易箒之次日，伪方即在泰县海安治丧，大肆宣传，谓为和运柱石云云。其污蔑名贤，斫丧廉耻，自意中事。而紫老易箒之遗嘱，固早烛敌伪之肺肝。忠奸之辨，昭然若揭，呜呼壮矣！

吾国历史上，反抗外族之侵略，屡见不鲜。其中仁人志士，断头丧身以殉者，先后踵接。于宋有文、陆、张、郑诸贤，于明有史、左、顾、黄诸贤。紫老之殉国，其诸贤异代的化身欤？宋、明亡而不复，复则须在数世之后。今兹抗战，日蹙胜利之途。紫老之志，为酬不远。此紫老际遇，差胜昔贤，而后死者所当奋斗不息者也。

壬午年（一九四二年）五月，蜀北后学陈毅谨书韩紫石先生事，作民族抗战之楷模。

〔原载《盐阜报》1942年5月11日〕

挽 联 唁 电

贤哲云亡 念江淮危局 藐藐吾怀若有失
民心未死 忆商山故迹 悠悠君恨不难平
——陈 毅

林下享贤名 兴利导淮 禹稷精神如左右
陷敌怀壮志 卫国身亡 文张风节信有征
——刘少奇 饶漱石

公为民族捐白首
吾凭抗战吊英灵

——赖传珠

富贵不淫 威武不屈 疾风方知劲草
仰天无愧 俯人无怍 乱世乃识忠臣

——黄克诚

（中央社讯）蒋委员长顷电唁韩国钧家属云：紫石先生高年矍铄，盖世耆贤，斥寇氛于海隅，伸大节于暮齿，腾霄正气，举国钦崇，远闻溘逝，悼惜殊深，尚希节哀善承遗志，特电致唁。中正□江侍秘。

〔原载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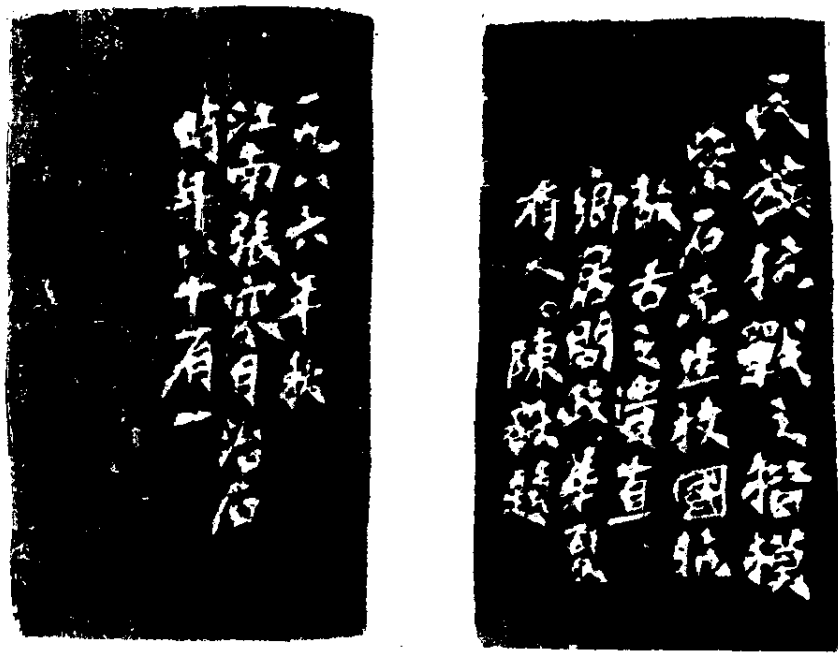
悼 韩 紫 翁

陈 毅

挥毫健羨君才调，涕泣无言泪暗消。
英年陋巷同颜子，开府江南过温峤。
虎庭骂贼毋心沸，深闺易嫁青眸标。
相逢地下开颜笑，模范夫妻万古邵。
苏北耆英数海安，策权排难沥肺肝。
杞人惟恐青天坠，精卫难填碧海干。
忧国有心愁闻鲍，接席多缘愧识韩。
知音寥落天涯感，寂寞何人解辛酸。
秋容老圃胜东篱，巾履萧然此子遗。
波涌江淮龙蛇斗，变起萧墙燕雀危。
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
鲁连贤志埋幽恨，亲痛仇快忍思维。
温温权贵六十秋，斜阳鞭影起孤丘。
班马文章能臧否，颜欧书法论怨尤。
林下疏河爱黎庶，晚景抗节挫敌酋。
壮者易征无多语，何日全师复神州。

蜂起狐鸣恣鼓吹，泰岳鸿羽正当时。
 数通函电存遗爱，百代人群沐德施。
 五年晚节矜遒劲，十万貔貅任怨訾。
 一尊酒酌西风冷，惆怅人天知不知？

（原载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盐阜报》追悼韩紫石先生特刊）



（张寒月刻石）

长者的风度 智者的气派

——忆两次会见韩紫石先生

钟 期 光

抗日战争时期，韩紫石(名国钧)先生忧国忧民、一身正气的事迹，已为陈毅元帅所称道，广为人民所赞颂，也为历史所肯定，真是不愧为“民族抗战之楷模”。我在四十多年前同他的两次会见，就是这一结论的明证。

我第一次会见韩紫石先生，是在一九四〇年夏天。

当时，抗日战争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日寇正野心勃勃，气焰嚣张。他们侵占武汉以后，把确保长江沿岸和宁沪杭三角地带作为其战略重点，陆续回师增兵扫荡大江南北的新四军。而国民党顽固派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紧锣密鼓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〇年春，它先后炮制了《防制异党部队越轨行动方案》、《剿办异党指导方案》、《剿办苏皖鲁豫边区非法活动之伪军指导方案》等反动军令政令，大肆攻击坚持民族抗战的我党我军。甚至诬称我军为“伪军”，坚持“对鲁苏异党部队应严密制裁，相机铲除其根据地”，

“将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迅速击破之或向倭寇较多之地区压迫之”。为此，集中十多个师的兵力对付和限制新四军，与日寇默契呼应。苏北的韩德勤更是耀武扬威，连续发出《消灭新四军感酉电》、《关于进攻新四军的作战命令》等，准备全面进攻我军，使我处境日益困难。为了打破敌顽夹击，开展大江南北的抗日战争，我军在军事上积极作好自卫反击作战的准备，政治上陈毅同志亲自部署，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对付敌顽。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陈毅同志派我去会见韩紫石先生。

我从姜堰出发，步行来到韩老寓所。老人出迎，热情相待。我将陈毅同志致韩老的亲笔介绍信递给他，大意是：兹介绍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前往求见，通报情况，请予接洽。韩老连说：欢迎欢迎！我开门见山，将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抗日大局，不惜民族危亡，积极准备反共大摩擦的事实和我们的打算一一告诉他。

我说，江南的国民党军队，正在频繁向江北调动。忠义救国军和各地保安团，远离日寇，都跑到江北来对付新军，主力有张少华和张星炳的两个纵队。

韩老说，我已听说此事，内中一定有缘故。他（指韩德勤）是要集结力量，你们要当心。我已会见过他，问及江南国军调动之事，劝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国共精诚团结抗日，以解国难危局。但他对我不讲实话。他是政府官员，不忧于国，失信于民，成何体统！韩老越说越气愤。

我又告诉他：他们正在搞什么限制异党异军活动法，对此您有何高见？

韩老说：这个不能成立。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你们干你们的。天高皇帝远，他们管不着，限制不到你们。你们有枪、有兵，你们有地盘，你们有很好的主张；人民拥护你们，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怎么能限制到你们呢？这个事我知道，黄逸峰给我讲了。

韩老接着说，黄逸峰原是国民党的战地委员。国民党有很多派别，各派都想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地盘。这个黄逸峰不搞这一套，他慕名而来投奔了你们共产党。

我还向韩老通报：为了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夺取抗战胜利，我们要实行“二五”减租，把农民组织起来，办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武装。

韩老因对国民党失望，寄希望于共产党。他坚定地表示：“朱毛”的政策好，我欢迎，我赞成，我实行。我要做，还要带动大家一道来做。外敌入侵，要举国抗敌。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我有一个小小的保卫队，十几条枪。我把人枪交给你们，就放心了。新四军是仁义之师，如果江南江北所有军队都象你们一样就好了，救国就有望了，天下就太平了。后来经韩老模范带头和动员说服，三仓河、琼港等许多垦区拥有的自卫武装，纷纷交给新四军，共二百余人和枪枝，光荣地加入了人民抗日的队伍。我们则以此为基础，组织联抗部队，发动和组织群众，加以整顿和扩编，并派大批优秀的新四军干部去充当骨干，彭冰山当政治部主任，黄逸峰任司令员，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

韩老蓄着髯须，身着黑色长袍，配戴铜圈眼镜。他当时已是八十三岁高龄，但精神很好，说话声音宏亮，语言合乎

时代潮流，不象旧军人旧政客，象个长者和学者，充满长者的风度，智者的气派。他的会客室简朴而清雅，平房的正中摆着一张大圆桌，周围几把木椅子；正墙悬挂一副对联：“茶香和雨摘，果熟带霜收”。可以看出，老人欣喜劳作，向往丰收。

谈话进行了个把钟头。韩老送我到门口，彼此致礼告别。

我第二次会见韩紫石先生，是在“皖南事变”之后的一九四一年。

当时，胡服（刘少奇）同志来苏北主持工作，就住在韩老家里。我去向他汇报部队情况。他要韩老不必回避，两人一起听我汇报。

这次因我谈的是新四军内部情况，韩老除了频频点头，几乎没有插话，只在最后作了简短谈话。

那时候，紧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日寇大举向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苏北曾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李长江部队叛了，其他“国军”也一个纵队一个纵队地向日寇投降成为伪军。苏北的形势很紧张，我们整个新四军坚持抗战，举行“讨李战役”。韩紫石先生临危不惧，毫不动摇。他佩服陈毅代军长魄力大，称赞他有度量，为了团结抗日，对顽固派敢谈、敢让、敢打，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对日寇更是不示弱。韩老一向称陈毅同志为“陈总指挥”。他说，韩德勤也好，日寇也好，都不是陈总指挥的对手。有共产党和陈总指挥领导的新四军在，我老朽稳坐苏北这个“钓鱼船”了，谁也奈何不了我们！

这铿锵的声音，坚定的信念，长久地留在我的脑际，也

为我军夺取华中地区的抗战胜利增添了一份力量。
革命人民永远怀念韩紫石先生！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北京）

注：钟期光，湖南平江人，1909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红军、新四军到人民解放军，一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二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和平民主团结与韩国钧先生

夏 阳

海安韩国钧紫石先生逝世将三周年了，为了纪念这位老人，新设不久的以海安为中心县治称为紫石县，自一九四三年三月设立，迄今已将有三年的历史了。

紫老逝世于民国卅一年阴历十二月初八日（应为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民国卅年阴历十二月初七日），八十五岁。提起韩紫老，一般人士都很熟悉，然而紫老有何值得以县名纪念的地方呢？这不是因为他年高，更不是因为他做过省长，而是因为他有高度的民族气节，与高度的正义感：他主张抗战，反对妥协；他主张团结，反对分裂；他主张国内和平，反对内战。为了对侵略者的抗战与自家人的和平，他走团结的道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他走民主的道路，这是有铁的事实可以查考的。过去紫老对于抗战、民主、团结的实践，有着不朽的功劳，特别是在韩德勤制造苏北摩擦的时候，他走民主的道路，以求苏北的和平团结，他希望以团结的后果，很好进行抗战，然而因此别有用心的人们连这位老人也诬蔑起来了，说他“通匪”，说他被新四军“包围”，

说他有“企图”，所以紫老在其《永忆录》（即其自传，有油印铅印本两种）中这样写道：

“余未隶国民党亦未入共产党，自问超然，所以力主调停者，以省军实力不足，敌锋遍地，非先化除党见，一致逐敌出境，还我河山不可。谓余为新四军包围，则与事实不符；然在李军未失败之先，省友之爱余者，方以勿多事为诫，余何所图而为此？”

受新四军包围，既与事实不符，那么韩紫老在新四军与韩德勤之间调停奔走，召集会议，主张省方实行民主政治（见曲塘和平会议后以紫老为首的电文），停止军事进攻，究竟“何所图而为此”呢？紫老听到有人诬蔑以后，曾愤愤然对现紫石县副议长王伯康先生说过：“难道我八十岁的人还有什么野心吗？”所图就在这里了，“野心”是有的，这就是走民主道路以求团结抗战的“野心”——不，这是一颗对国家的灼热的爱国心，这是一颗对中华民族的耿耿忠心呵！

原来别有用心的人们，对紫老的诬蔑是因为紫老反对他们，不和他们一道儿走内战专制的道路。更因为紫老和新四军共产党走到一道儿来了，请看紫老对他们的行为所作的记述罢（这是写在紫老自传里的）：

“省府韩主席……一次进攻不利（指进攻新四军），李军长守维继之，调集各路军队，不下二万余，集中于海安邳西一带。余恐军兴，地方不堪靡烂，力商调停方法，先期接洽，择地曲塘开会讨论，省府允许派员莅会，九月朔李总指挥师广与余均到，各地集会者三十余人，而省府派员未到，不得已开谈话会，嗣仍与主席往复电商，已允派员另行集

合，而李军长谓大军云集，势难撤回，十月一日决计进攻，不意至黄桥全军失败，李亦殉难。”

“自李军失败后，余邀马秘书长汉波至泰晤商，已有成议，期于翌日返兴后来泰决定，乃遽以病辞，自此无调停余地，不得不诉诸武力，苏北人民何以堪此！未几而又有顾司令长官围攻新四军叶军长之事，恐国共将有决裂，于抗战前途大有妨碍，中央主持军政者必有善策，此非草野所能知矣！”

当局的“善策”是丢开鬼子不打，专事“剿共”，请再看紫老的自传，他说：

“敌人第一次犯通、如，寻至东、盐，省军无一抵抗，未几而各方游击队先后蜂起，为省府所认可者，为薛承宗、张仲青、张星炳、何克谦、孙信符、陈克生、张少华、杨仲华、张能忍，号称十旅，拥有多兵，未有联合攻敌计焉，今则所存无几，日寇重来，所恃以游击者，又何人哉？”

对于鬼子，“省方无一抵抗”，然而你看却是那么凶，可以失信不派代表开会，仗却非打不可，“煮豆燃萁，相煎何急？”究竟新四军有什么值得这样进攻呢？让我再引一次紫老自传所述好了：

“李军长守维集中大军于曲海十余里间，实有猛虎下山之势；余虑兵祸蔓延，迭电商得主席（指韩德勤）同意在曲塘会议，而省委临时未到，李总指挥师广商改谈话会，陈仲弘司令（即陈毅军长）提出各项问题，多在政治方面，余为电陈，并声明允否之权，仍候当局核定，未奉确答，而李军长已决计进攻，不意一战倾复……国共合作本孙总理所规定，中日战起，朱、毛两君于晋北一带，多所助力，今日合

作对外方恐无济，岂宜再有分歧，发生内战？即使意见间有参商，国土恢复，自有公论。”

“公论”就在这里，这里也就说明了韩紫老一贯的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在今天抗战已经结束的时候，全国人民在要求和平、民主、团结，而反动派还想抄过去的老章程，制造内战，破坏和平，韩紫老果如死而有知，定愤慨太息于九泉。

韩紫老是被鬼子害死了的，他一直坚持了中华民族的崇高的气节，敌酋南浦亲自拖他出来当汉奸，然而他始终是清白的，如果今日健在，他定会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为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而尽力的。

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韩紫老，当此一九四六年新年与紫老逝世三周年的时候，草此纪念，当不是无意义的吧！然而文字还算不得什么，最重要的纪念，就是需要我们发扬紫老的精神，共同努力，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

（原载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江海导报》）

注：李进笔名夏阳，江苏泰州市人，知名作家。早年曾在我县从事革命工作，现为江苏省文联主席。

一代高风 后世景仰

——陈毅将军在苏北战地为韩国钧先生 主祭的一次盛大追悼会

傅义桂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三日，韩国钧先生在日伪武装软禁中坚贞不屈，忧愤而死。

为了表彰和学习韩国钧抗敌不屈的爱国精神，进一步团结苏北、苏中根据地内的广大士绅，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由陈毅等同志发起，于新四军驻地——阜宁县张庄，为韩国钧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韩国钧逝世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的盐阜区党委机关报——《盐阜报》，便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发了消息（在此期间华中局和军部尚无专门报纸），题为《前江苏省省长、苏北硕望韩国钧先生逝世》。其中说：“两个月前海安敌酋山下等曾率兵对韩寓，严行监视，胁迫韩氏出任伪

职，复遭韩氏严词拒绝。韩氏民族气节之高尚，实为楷模，苏北各界纷函其家属吊唁。”消息传出之后，苏北各界同声悲悼，纷纷撰写诗文，寄托哀思。

陈毅同志作《闻韩紫翁陷敌不屈，诗以赞之》七律一首（见海安文史资料第二辑5页），将韩誉为宋信国公文天祥。

建阳县士绅张逸生与韩生前交谊至深，政见相同，特撰联挽之：

大事不糊涂 世莫能容 弓旌欲致高山老
是翁精叟铄 天胡弗整 气节常思昼锦堂

此后《盐阜报》还陆续刊登了许多悼念韩紫石的文章。

四月上旬，陈毅同志在阜宁县停翅港指示三师师长黄克诚同志着手筹备韩国钧追悼会事宜。盐阜区行政公署主任宋乃德又根据陈毅指示，会同苏北各地的士绅名流，向各界发起举行追悼会。四月九日，黄克诚、彭雄、张爱萍、刘彬、宋乃德、庞友兰、杨芷江、田厚哉、王冀英、唐澄碧、计雨亭、顾希文等二十五人联名代表新四军盐阜区党委、行政公署、九县参议会及各界民主人士发出《公告》，为追悼会征求悼诗挽文。《公告》肯定了韩先生一生的功绩，赞颂他：“不辞劳瘁致力抗战”；指出其“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不特为邑人所共仰，亦为邦国所矜式”，“为纪念先生之功绩，以励来者，使天地正气得以发扬，后生青年知所法式，将举行追悼会以志哀思。”

经半个多月的筹备工作，在陈毅军长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韩国钧追悼大会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在张庄隆重举行。当时到会者有陈毅、黄克诚、刘彬、宋乃德、贺希明等新四军军部、新四军三师、盐阜区党委、盐阜行署的负责同